

“数据真棒!”晚报编辑发来消息和文章数据的后台截图。

“20131,阅读量2万多?”我问编辑数据的含义。

“是的,还有569的转发!”编辑告诉我另一项数据的含义。

同一篇,我贴在自己的公众号上阅读量只有183,不同平台阅读量的差距显著,彰显大平台的不凡。

我挺高兴,想起第一篇10万+公众号爆文带来的巨大惊喜,记得那时的后台数据阅读量70万+,打赏金额3000多元,让我兴奋了整整一周。

现在的我对数据没那么在意,现在的我,见山是山。文章还是那篇文章,阅读量不管200还是20000,我对它是同样的喜欢。尽管两者呈现的数据有超过百倍的差异,但核心数据,即真心欣赏且能共

如果我是一瓶水

北北

情的读者,我想数量大体一致,约为两位数。

早先网上有个故事广为流传,说同样一瓶矿泉水,在五星级酒店的价格是超市的10倍,因为环境有溢价,由此推出结论,人要给自己选个好地方待着。但人亦如水,出厂之后怎么知道自己被运往何处?如果命运任由自己选择,所有的矿泉水都会选五星级酒店,甚至七星八星顶奢酒店,那超市里就没有矿泉水了。

但超市需要矿泉水,它是人们的日常所需,它不能只出现在高端场所,作为风花雪月的标配。在沙漠中、在战壕里、在淡水匮乏之地,人们更需要矿泉水,它是救命水。所以水最大的价值不在其标价,而在其发挥的作用。

在五星级酒店它标价高,在餐桌上却常作为“配角”存在,搭配咖啡或红酒;在超市里它标价低,倒是生活的主角,人们买来解渴、做饭或泡茶,必不可缺;而当它抵达沙漠或战区,因为能救命,变成无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作家的名气有大小、稿酬有高低,而当他的思想通过文字传递,给糊涂的人当头一棒,给处于绝望中的人希望、给感到寒冷的人温暖……这些无形的文字力量超越了有形的外显数据,更具价值。

我还是我,不因阅读量高是更好的作家,也不因阅读量低是蹩脚的写手。如果我是一瓶水,我只希望自己抵达沙漠。



边看边聊

前几天写一篇乡村理发师的散文,内容涉及理发师用剃刀在喉结上下剃除绒毛的情节,遂想起小时候读的一篇日本侦探小说,于是去找这篇小说,想重温一下。

我一直以为是《上海文学》上读到这个故事的,那时,杂志不超过四个印张,骑马订,杂志在很多人手上

传阅,翻来翻去,有些页码都脱开了钉子,绘有理发师持刀而立的插图那一页,就脱落了一个钉子,半张纸飘出来,摇摇欲坠。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篇小说最早发表于南京的《译林》杂志上。父亲的单位只有《上海文学》《人民文学》,没订《译林》,原来记忆里杂志的样子,插图的样子,连同在那个暗红色的写字台前读这个故事的场景,都像水面的波纹,杳无踪迹了。

我记忆中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末流演员生活陷入困境,买了五百万元寿险来拯救家庭。保险公司不会给自杀者赔付,他必须找到一个杀人凶手,还不用承担责任,才能让家人获赔。这个演员是一起交通事故的唯一目击者,肇事者是一个理发师,于是他到这个理发店理发,勒索理发师,以此激怒对方,理发师搬家也没躲过他,最后情绪失控杀了他,他的家人也因此获得赔偿。

我隐约记得是森村诚一的作品,找到他的《理发厅命案》,读下来,命案确实是发生在理发厅。女子受期货务所的经纪人引诱,投资期货失败又失身,后被丈夫知晓,丈夫设计,利用理发师之手杀了这个掮客。整体情节与我的记忆不同。继续找,才发现我记忆中的小说是另一位日本侦探作家西村京太郎的大作《敦厚的诈骗犯》。《故事会》杂志将其改写(署名张芜改写),不知怎么回事,《故事会》后来出版的“5元精品系列·名作故事”,将这篇小说原作者署名改为森村诚一。一直到2006年2月出版的《视野》杂志(兰州大学主办)转载这篇文章,署名还是森村诚一和张芜。

两个故事都发生在理发室,都是命案,作者都是侦探作家,所以弄错了?《敦厚的诈骗犯》这篇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非常大,不应该出现这类错误。198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黄强根绘画的同名连环画。同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费声福绘画的同名连环画,这些连环画的印数动辄几十万册,还多次重印,影响甚广。随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将小说改成广播剧,至今一些作者的回忆散文还提及这部广播剧,称它跟《杨家将》《岳飞传》一样吸引听众,可以想见当年家喻户晓的程度。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导演沈耀庭亲自编剧、执导,将小说搬上银幕,故事背景改为民国期间的上海。王诗槐、仲星火主演。该片豆瓣至今评分为7.6分。

今天的读者可能不会对这部小说有如此高的热情,连环画、广播剧、电影,甚至话剧,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再现原作的故事,应是对原作精巧构思的致敬吧。一部短篇小说能获得这么大的影响,今天很难想象。

回想自己最早看到这篇《故事会》,就只能是《故事会》了,那时《故事会》已经深入千家万户。而且,应该是1982年夏天前,因为那以后我就离开老家到外地读书了。这篇《故事会》,我清楚地记得,是在父亲单位读的。我还有个印象,刊载这篇《故事会》的杂志是16开,而《故事会》是32开。

不过,经历这件事后,我对自己的记忆也不敢抱确定如此的信心了。

记忆如此不可靠

冯渊

朗朗天空,日光如瀑,有人以柳树枝遮阳,有人站屋檐下叫卖,有人在庭院无所事事摇着扇子,有人走过桥头,有人闲坐船舱。有人执伞歪斜赶路,手上一朵野花,过桥的时候,随手把花丢进流水。水载起花,悠悠晃晃,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在水上一阵活泼,引得人忍不住想去水上了。

船舱小方桌子上有一壶好茶,还有点心。捏块糕片入嘴,清甜回旋之际,摇橹声中,船伕愜而行,含着一般。有船则有缆船石,常为洞穴式,雕刻有纹饰:如意、象鼻、笔锭、犀角、双犀角、暗八仙、双桃、瓶戟、五色旗、蕉叶、葫芦、蝙蝠等等。如意也分多

种,有狐首如意、猫面如意、河蚌如意、舞女如意、蚕形如意、童颜如意等等,如意是世间之欢喜。

多少离别和归来都牵连着缆船石——有人风尘仆仆归来,有人一脸朝阳远行;有人近乡情更怯,有人仰面出门去;有人一无所获,有人满载而归;有人得意,有人失意;有人人生,有人死。生命理当如此,前方前程似锦,前方柳暗花明,到底波澜壮阔,这才是生命的欢喜。世间生灭轮回,恰似缆船石上剥落的纹样,明朝的蕉叶纹叠着清朝的蝙蝠纹,不同时代的悲欢在青石上留给后人怀想。

天晴当然更好,小桥流水人家的氛围似乎更暗合阴天、雨天、雪天,或者雨夹雪。

阴天,能看到“阴阴庭院日迟迟,一缕水沉香散后”的况味。

雨天,能看到“雨滋苔藓侵阶绿,秋飒梧桐覆井黄”的景象。

雪天,能看到“雪后园林半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的模样。

味,故用他物来调其味,犹如草船之于诸葛亮,方能成借箭之功。为何不用盐来调味?因为西瓜皮打理、切好之后,一遍正反抹盐腌制、二遍起锅烫煮浸泡,都用了足够多的盐,过便不能及。第三遍熬炒,用豆瓣酱,伴之以生姜米及小葱,文火浅炒,再小焖即熟的。高温天,兼一块酱炒瓜皮,细嚼,先是鲜脆咸香,后口中似有冬雷阵阵。一小块西瓜皮,就能“杀”掉半碗凉好的大麦糝子粥,全身通泰;在坐着就流汗的日子里,怎一个舒服了得。

西瓜有意思,瓜瓤性寒,但瓜籽属温。西瓜的皮,则是中医里的一味良药,不仅能化痰除烦,祛风利湿,还有个文雅好听的名字叫“翠衣”。我估计文天祥也吃过这里下河“酱炒西瓜皮”的,否则怎么会写出“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的诗来。

来打扫战场。长大后才知道,并不是他们喜欢啃西瓜皮,只是对子女那从没有用言语表达的爱。

初中在宝山姨妈家过暑假,祁连山路附近有个厂,我常和表姐一起带个钢宗锅子,去厂里销售部打

盐汽水回来。有时没有盐汽水,只提供西瓜,奇怪的是,只有汁水和瓜瓤,却看不到瓜皮。回来一问,才知西瓜皮被益民食品厂收过去,做了瓜皮果酱,还远销到了国外,但我没吃过,不知滋味如何。但里下河的酱炒瓜皮,却是一绝,土话唤作“熬酱糝”。冬天选梢瓜皮,夏季则用西瓜皮,都是去掉薄薄的外皮和带籽的瓤,留用青绿色的内皮及白色的瓜皮肉,与豆瓣酱同炒共熬。炒西瓜皮,不可无物相伴,因瓜皮本身无

晴天

胡竹峰



夏荷 (中国画) 王文明

盛夏,每天清晨到楼顶侍弄花草是我的必修课。我一般早上六点半起床上楼,有时候起早了五点半就上楼看花。我在不同的时间段,在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摄同一株牵牛花。我发现它开花的时间并不同,早上五点多,它还睡眼朦胧,没有丝毫要醒来的样子。到了近七点,紫色的牵牛花一下子就盛开了,仿佛无形中接受了起床号令。

花儿也有生物钟,时间是它的老师。这微妙的变化里藏着时间的律令和节气的密码。同一枝花,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颜色、容颜和表情。时间就像个魔术师,掌控着天地律令和钥匙,打开通往人间美好的细腻秘境。每天早上和这些花草坐一会儿,与其说是彼此的陪伴,不如说是我对美的朝觐。因为有了这些藤蔓花朵颜色面孔的加持,我的内心丰盈了很多。每年我都会跟踪、观察、记录这些我亲手种下的花草,体验它们的幽微变化带给我的欢乐与甘苦,也会及时随性写下一些文字,它们是一堂丰富深邃的自然课。

雨雨清晨,到楼顶看花,端详雨滴悬挂在番茄、土豆、牵牛花上,肃穆、恬静、高贵,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今年蓝色的大牵牛花开得早,比去年早了一个月。荷花又爆了一个花苞。摘番茄一只生吃,有童年的味道。黄荆树花落一地。种在花盆里的定西土豆也开了。不由得

想起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在那首经典的诗歌《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中写的:“幸福的人,是他从微小的事物中,汲取到快乐,每一天都不拒绝自然的馈赠!”

这些花草果蔬静默地生长,却给我无言的教诲,一个人,在生活中如何保持内心悠然的秩序?花盆里有限的泥土承载生长的无限欢喜,花木拔节,遵从时间的谕旨;花木绽放,遵从内心的律令,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构成了我内心世界的莫大乾坤,在它们面前,我保留自己的无知和局限。

我除草施肥徒手捉虫,倾注了一个父亲养育女儿般全部的爱。每一朵花长成时间的奖状,每一根藤蔓,都是岁月最生动的舞蹈,花有筋骨,人有傲骨,此生只向花低头,方寸天地自风流。我们要珍惜这天然天真造物,让自己在自然光阴的滋养下,一寸一寸丰盈起来。

花朵是时间的闹钟,它们遵循时间的律令,循规蹈矩,守着节气的秩序,一点一点蜕变,随风而逝,实现生命中的圆满。这是小小的事情,也是大大的事情,我不由得想起作家刘亮程在一次采访时说过的那段话:大院子里的事,可以很小很小,不过是一棵草的事,一朵云的事。但大院子里的事,也可以很大很大,是对自然的尊重,对童年的留恋,也是对返璞归真的向往。

浙东丘陵遍地,民富而多巧思,村村竞赛种植杨梅,不少村落在杨梅季节里人头攒动,网红聚集,热闹异常。错落有致的山头上栽满了杨梅树,上虞当地人,说这边的杨梅果子名头不及余姚,上海人更青睐甜口的杨梅,但上虞这边的杨梅酿出的酒由于果酸独特,韵味自是悠长。

待到酒酣之际,可效法魏晋名士,在月光下的曹娥江畔“行散”,诸人走进一清代道台所改建的书局,老板沏好茶水。看着玻璃茶壶里翻滚的煮物不由好奇,等到茶水入口,是一阵微苦,进而不绝的回甘。问店主这是什么茶,答曰:“是刘寄奴。”好个寻常巷陌,居然有以刘裕名号命名的中草药,不过仔细想来也不奇怪,上虞这地方俊采星驰,独占天下文才一斗的谢灵运,近代甲骨文先驱罗振玉,更不提夏丏尊、朱自清……人杰地灵不是虚言。

说是刘裕尚未称帝之前,征讨长江中游的荆州,自有东晋的心,荆州的节帅始终是居于下游建康的桓温大患,从王敦开始,到桓温、桓玄父子,各个都不是好惹的主,一不合意便率军顺流而下,剑指石头城。如此才有谢安“浩浩洪流,带我邦畿”的慨然义举,才有《世说新语》里那些嬉笑怒骂间的暗流涌动。刘裕的征伐并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但底下的士兵却在山间遇险,一条大蛇挡住他们的去路,刘裕弯弓搭箭击退了大蛇,不日在追寻残兵败将的过程中,军队寻得一种草药,捣碎敷于伤口可以镇痛,由是击败异兽的刘寄奴被手下视为神明,而这一株草便得了他的名字。故事经不起细想,古人云名正言顺,天下易主也需顺天意得人心,刘裕击蛇的逸话被记录在《南史》里,与他的同姓老前辈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在故事的未了,宋武帝名字和一种实用的金创药原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寄奴的实用主义色彩显然更胜一筹。

浙东沿海实则记录了刘裕崛起的肇始,作为京口军的一分子,这位大器晚成的军事天才前期主要的军功都集中在征讨孙恩的过程中。孙恩的作为基本可以和后世袭扰东南的倭寇等量齐观,此人所拥有的舰船来无影去无踪,打得东晋朝廷人困马乏,无法彻底清剿。因刘裕与草药的故事,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神话、天命的意味,但确实确实与行伍间的日常理疗、救治士兵的急迫联系在一起。况浙东丘陵草木茂密,毒蛇、毒虫蜇咬是士兵稀疏平常的遭遇,一个体恤手下,拥有医治经验的军事天才可比建康那些文绉绉的世家大族亲切得多。

在南京的中华门旁,有一座城墙博物馆。馆藏历史资料翔实,从东吴孙权置都建业说起,讲到现如今明代城墙的保护。叶兆言老师作为一个南京人,在《南京传》里这样概括这座虎踞龙盘、巍然有王气的城市,他说南京在中国历史中多半是一个“失败的北方”。然而在在建康横扫司马氏,进而做了皇帝的刘裕也有话说,南朝的武功集中于刘宋时期,而刘宋时期的巅峰便是刘寄奴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虎属的刘裕不会料到儿子的“仓皇北顾”,他眼里的建康是他进取的起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刘裕的南京是罕见的“进击的南方”。

历史何尝不是一剂苦中带甜的草药,引人不住地遐想。

江南话寄奴

吴昊

美食

花儿也有生物钟

马国福

盛夏,每天清晨到楼顶侍弄花草是我的必修课。我一般早上六点半起床上楼,有时候起早了五点半就上楼看花。我在不同的时间段,在同一位置,同一角度拍摄同一株牵牛花。我发现它开花的时间并不同,早上五点多,它还睡眼朦胧,没有丝毫要醒来的样子。到了近七点,紫色的牵牛花一下子就盛开了,仿佛无形中接受了起床号令。

花儿也有生物钟,时间是它的老师。这微妙的变化里藏着时间的律令和节气的密码。同一枝花,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颜色、容颜和表情。时间就像个魔术师,掌控着天地律令和钥匙,打开通往人间美好的细腻秘境。每天早上和这些花草坐一会儿,与其说是彼此的陪伴,不如说是我对美的朝觐。因为有了这些藤蔓花朵颜色面孔的加持,我的内心丰盈了很多。每年我都会跟踪、观察、记录这些我亲手种下的花草,体验它们的幽微变化带给我的欢乐与甘苦,也会及时随性写下一些文字,它们是一堂丰富深邃的自然课。

雨雨清晨,到楼顶看花,端详雨滴悬挂在番茄、土豆、牵牛花上,肃穆、恬静、高贵,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今年蓝色的大牵牛花开得早,比去年早了一个月。荷花又爆了一个花苞。摘番茄一只生吃,有童年的味道。黄荆树花落一地。种在花盆里的定西土豆也开了。不由得

想起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在那首经典的诗歌《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中写的:“幸福的人,是他从微小的事物中,汲取到快乐,每一天都不拒绝自然的馈赠!”

这些花草果蔬静默地生长,却给我无言的教诲,一个人,在生活中如何保持内心悠然的秩序?花盆里有限的泥土承载生长的无限欢喜,花木拔节,遵从时间的谕旨;花木绽放,遵从内心的律令,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构成了我内心世界的莫大乾坤,在它们面前,我保留自己的无知和局限。

我除草施肥徒手捉虫,倾注了一个父亲养育女儿般全部的爱。每一朵花长成时间的奖状,每一根藤蔓,都是岁月最生动的舞蹈,花有筋骨,人有傲骨,此生只向花低头,方寸天地自风流。我们要珍惜这天然天真造物,让自己在自然光阴的滋养下,一寸一寸丰盈起来。

花朵是时间的闹钟,它们遵循时间的律令,循规蹈矩,守着节气的秩序,一点一点蜕变,随风而逝,实现生命中的圆满。这是小小的事情,也是大大的事情,我不由得想起作家刘亮程在一次采访时说过的那段话:大院子里的事,可以很小很小,不过是一棵草的事,一朵云的事。但大院子里的事,也可以很大很大,是对自然的尊重,对童年的留恋,也是对返璞归真的向往。

浙东丘陵遍地,民富而多巧思,村村竞赛种植杨梅,不少村落在杨梅季节里人头攒动,网红聚集,热闹异常。错落有致的山头上栽满了杨梅树,上虞当地人,说这边的杨梅果子名头不及余姚,上海人更青睐甜口的杨梅,但上虞这边的杨梅酿出的酒由于果酸独特,韵味自是悠长。

待到酒酣之际,可效法魏晋名士,在月光下的曹娥江畔“行散”,诸人走进一清代道台所改建的书局,老板沏好茶水。看着玻璃茶壶里翻滚的煮物不由好奇,等到茶水入口,是一阵微苦,进而不绝的回甘。问店主这是什么茶,答曰:“是刘寄奴。”好个寻常巷陌,居然有以刘裕名号命名的中草药,不过仔细想来也不奇怪,上虞这地方俊采星驰,独占天下文才一斗的谢灵运,近代甲骨文先驱罗振玉,更不提夏丏尊、朱自清……人杰地灵不是虚言。

说是刘裕尚未称帝之前,征讨长江中游的荆州,自有东晋的心,荆州的节帅始终是居于下游建康的桓温大患,从王敦开始,到桓温、桓玄父子,各个都不是好惹的主,一不合意便率军顺流而下,剑指石头城。如此才有谢安“浩浩洪流,带我邦畿”的慨然义举,才有《世说新语》里那些嬉笑怒骂间的暗流涌动。刘裕的征伐并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但底下的士兵却在山间遇险,一条大蛇挡住他们的去路,刘裕弯弓搭箭击退了大蛇,不日在追寻残兵败将的过程中,军队寻得一种草药,捣碎敷于伤口可以镇痛,由是击败异兽的刘寄奴被手下视为神明,而这一株草便得了他的名字。故事经不起细想,古人云名正言顺,天下易主也需顺天意得人心,刘裕击蛇的逸话被记录在《南史》里,与他的同姓老前辈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在故事的未了,宋武帝名字和一种实用的金创药原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寄奴的实用主义色彩显然更胜一筹。

浙东沿海实则记录了刘裕崛起的肇始,作为京口军的一分子,这位大器晚成的军事天才前期主要的军功都集中在征讨孙恩的过程中。孙恩的作为基本可以和后世袭扰东南的倭寇等量齐观,此人所拥有的舰船来无影去无踪,打得东晋朝廷人困马乏,无法彻底清剿。因刘裕与草药的故事,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神话、天命的意味,但确实确实与行伍间的日常理疗、救治士兵的急迫联系在一起。况浙东丘陵草木茂密,毒蛇、毒虫蜇咬是士兵稀疏平常的遭遇,一个体恤手下,拥有医治经验的军事天才可比建康那些文绉绉的世家大族亲切得多。

在南京的中华门旁,有一座城墙博物馆。馆藏历史资料翔实,从东吴孙权置都建业说起,讲到现如今明代城墙的保护。叶兆言老师作为一个南京人,在《南京传》里这样概括这座虎踞龙盘、巍然有王气的城市,他说南京在中国历史中多半是一个“失败的北方”。然而在在建康横扫司马氏,进而做了皇帝的刘裕也有话说,南朝的武功集中于刘宋时期,而刘宋时期的巅峰便是刘寄奴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虎属的刘裕不会料到儿子的“仓皇北顾”,他眼里的建康是他进取的起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刘裕的南京是罕见的“进击的南方”。

历史何尝不是一剂苦中带甜的草药,引人不住地遐想。

江南话寄奴

吴昊

美食

江南话寄奴

吴昊

浙东丘陵遍地,民富而多巧思,村村竞赛种植杨梅,不少村落在杨梅季节里人头攒动,网红聚集,热闹异常。错落有致的山头上栽满了杨梅树,上虞当地人,说这边的杨梅果子名头不及余姚,上海人更青睐甜口的杨梅,但上虞这边的杨梅酿出的酒由于果酸独特,韵味自是悠长。

待到酒酣之际,可效法魏晋名士,在月光下的曹娥江畔“行散”,诸人走进一清代道台所改建的书局,老板沏好茶水。看着玻璃茶壶里翻滚的煮物不由好奇,等到茶水入口,是一阵微苦,进而不绝的回甘。问店主这是什么茶,答曰:“是刘寄奴。”好个寻常巷陌,居然有以刘裕名号命名的中草药,不过仔细想来也不奇怪,上虞这地方俊采星驰,独占天下文才一斗的谢灵运,近代甲骨文先驱罗振玉,更不提夏丏尊、朱自清……人杰地灵不是虚言。

说是刘裕尚未称帝之前,征讨长江中游的荆州,自有东晋的心,荆州的节帅始终是居于下游建康的桓温大患,从王敦开始,到桓温、桓玄父子,各个都不是好惹的主,一不合意便率军顺流而下,剑指石头城。如此才有谢安“浩浩洪流,带我邦畿”的慨然义举,才有《世说新语》里那些嬉笑怒骂间的暗流涌动。刘裕的征伐并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但底下的士兵却在山间遇险,一条大蛇挡住他们的去路,刘裕弯弓搭箭击退了大蛇,不日在追寻残兵败将的过程中,军队寻得一种草药,捣碎敷于伤口可以镇痛,由是击败异兽的刘寄奴被手下视为神明,而这一株草便得了他的名字。故事经不起细想,古人云名正言顺,天下易主也需顺天意得人心,刘裕击蛇的逸话被记录在《南史》里,与他的同姓老前辈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在故事的未了,宋武帝名字和一种实用的金创药原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寄奴的实用主义色彩显然更胜一筹。

浙东沿海实则记录了刘裕崛起的肇始,作为京口军的一分子,这位大器晚成的军事天才前期主要的军功都集中在征讨孙恩的过程中。孙恩的作为基本可以和后世袭扰东南的倭寇等量齐观,此人所拥有的舰船来无影去无踪,打得东晋朝廷人困马乏,无法彻底清剿。因刘裕与草药的故事,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神话、天命的意味,但确实确实与行伍间的日常理疗、救治士兵的急迫联系在一起。况浙东丘陵草木茂密,毒蛇、毒虫蜇咬是士兵稀疏平常的遭遇,一个体恤手下,拥有医治经验的军事天才可比建康那些文绉绉的世家大族亲切得多。

在南京的中华门旁,有一座城墙博物馆。馆藏历史资料翔实,从东吴孙权置都建业说起,讲到现如今明代城墙的保护。叶兆言老师作为一个南京人,在《南京传》里这样概括这座虎踞龙盘、巍然有王气的城市,他说南京在中国历史中多半是一个“失败的北方”。然而在在建康横扫司马氏,进而做了皇帝的刘裕也有话说,南朝的武功集中于刘宋时期,而刘宋时期的巅峰便是刘寄奴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虎属的刘裕不会料到儿子的“仓皇北顾”,他眼里的建康是他进取的起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刘裕的南京是罕见的“进击的南方”。

历史何尝不是一剂苦中带甜的草药,引人不住地遐想。

江南话寄奴

吴昊

美食



江南话寄奴

美食

七夕会

七夕会

入夏,少雨且闷热,回了趟老家,顺路买个上海本地的特产“爆炸瓜”。这西瓜,条纹清晰,颜色分明,若手指敲击的力气略大些,“咯吱”一声,瓜就裂成了两半。

早年间,暑假放假刚没几天,上班的上班,学习的学习,就我和母亲两人在家。母亲一大早出去买菜,近中午才提着好几个西瓜回来。天气特别热,看到路边有头发比她还白的老两口,在推着三轮车卖瓜,衣服都被汗浸湿了,就把口袋里的菜钱,全买瓜了。中午我们就拿西瓜当午饭,手起刀落,一人一半,红瓤起沙,用不锈钢勺子紧挖,满嘴的幸福。幼时乡间夏日,也是这样吃瓜。整个西瓜切成两半,父亲在半个瓜切口平面的中间画条线,分楚河汉界,我和弟弟各拿一个粗瓷调羹,边挖着吃,边吵着闹。小孩子嘴大喉咙浅,很快就吃不下了,最后父母才